

翁秀美

唸唸梧桐

偶讀晏殊《梧桐》：「蒼蒼梧桐，悠悠古風，葉若碧雲，偉儀出眾；根在清源，天開紫英，星宿其上，美禽來鳴。」入心地美，直把梧桐清影，送來目前。

別梧桐久矣。梧桐，曾相伴長大。從城市的園林街道到鄉村的田間地頭，梧桐隨處可見。粗壯的軀幹，有力挺拔；光滑的樹皮，一塵不染。樹從兩三米處分叉，長枝虬勁有力，鬱鬱蔥蔥，直上雲霄的碧綠，純淨養眼，仰頭看，似與青天相接，與白雲為鄰。葉片平鋪伸展，葉尖裂開，如寬厚的手掌。夏日的火爐天氣，手掌們搭起層層綠蔭，行走樹下清涼甘冽如入森林。至秋時，一樹金黃泛紅的顏色，美得醉心，即便凋落，也落得風度翩翩，儀態不減。

古人將梧桐被視為「靈樹」，傳說能引來鳳凰。《見聞錄》載：梧桐百鳥不敢棲，只避鳳凰也。莊子云「夫鸞鳴於南海，而飛於北海，非梧桐不止。」鸞鳴便指類似鳳凰的鳥。《詩經·大雅·卷阿》裡也說：鳳凰鳴矣，於彼高崗。梧桐生矣，於彼朝陽。

梧桐高潔出塵，品格端方，隱隱有君子之風。白居易讚美桐的孤直：四面無附枝，中心有通理；寄言立身者，孤直當如此。君子之座，左琴右書，桐木絃絃，冷冷古音，梧桐乃製琴良材，著名的焦尾古琴便是燒了一半的梧桐木所製。垂綏欲清露，流響出疏桐，唐人虞世南筆下的蟬，正因有賴以棲身的高朗高直的梧桐，其清亮之音得以遠傳，高標逸韻不顯自彰。

李漁認為，梧桐一樹，是草木中一部編年史。梧桐用節進行記錄，生一年，紀一年。樹小而人與之小，樹大而人隨之大，想要觀察自己的生活，梧桐就是一個工具。李漁十五歲時在樹上刻詩：「小時種梧桐，桐葉小於艾。簪頭刻小詩，字瘦皮不壞。剎那三五年，桐大字亦大。桐字已如許，人大復何怪。還將感歎詞，刻向前詩外。新字日相催，舊字不相待。顧此新舊痕，而為悠悠戒。」可惜此樹後為兵燹所壞而不能繼續。無獨有偶，胡適也說過：梧桐樹樹皮潔淨，可用小刀刻畫詩

詞。遺憾頓生，與梧桐相處的日子裡，竟不在樹上留下些什麼。從家到學校的一段路，最是愜意，一溜大梧桐樹延伸開去，疏朗清俊，濃濃碧綠。來去總要伸開雙臂抱一抱，量量長粗了多少；有樹皮起癢了，像小門一樣開着，便將它揭掉，裡面樹幹呈現嶄新的青綠。常和玩伴爬上樹枝，選個舒服的角度躺下來聽鳥叫聽風唱，頭頂搖動幾千幾萬片綠手掌，彷彿置身綠色的小屋，想像梧葉之外該是怎樣的天空，心也隨之高遠。一年一年，梧桐葉青了又黃，梧桐花落了又開，人與樹，朝夕相處，情深自知。離別最苦，故鄉帶不走，梧桐帶不走。數年後，重歸故地，人如昨，物已非，家鄉大面積地拆遷，那條晨昏必走的路，那排疏枝朗葉的梧桐已不知去向，徒留惆悵。倘若時光倒流，定與梧桐留字，填闕「鳳棲梧」。

別時容易見時難。閒來常憶梧桐模樣，植物的好處在於，無論多久，容顏始終不改；而人，倒能走南闖北，卻無法阻止歲月一層層爬上老去的痕跡。南方多榕樹，氣根垂落葉婆娑，樹蔭嚴密細密，與梧桐「一株青玉立，千葉綠雲委」的風姿各有千秋；閒窗外雨打芭蕉，滴答有聲，遂起「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、點點滴滴」的離愁別緒。不知今時，可是居深院，伴空亭，清風淡月好光陰？究竟是天各一方，聲聞渺然。

某天去圖書館，回來抄小道，忽覺有葉輕覆於髮，抬頭，是梧桐！那般疏朗俊潔，溫潤清雅，一樹生動的綠，梧葉如掌，觸着頭髮，熟悉溫暖的氣息，那種可以依偎依靠的感覺，如一泓清泉，流向心間，無法言說的安寧與溫馨。只是一縷相思盤旋久，可舌猶之於樹，守着四季描畫你蒼翠的年輪？梧桐不語，它不能挪動一步。

沒有約，竟相見，相見是緣，隨緣便好。撫樹仰望，梧桐青青，世有嘉木，心自通靈，念念不忘，君子儀儀。既見君子，雲胡不喜？

詩情畫意

跳水

在這人生舞台裡
踏上高台風伴隨
縱使崎嶇無畏懼
張翅騰躍志願慮
優美轉體令人醉
抱膝翻出了柳絮
動作深烙於骨髓
要收腹 繃緊雙腿
凝視池面連游聚
盡全力舒展身軀
水花微微聲清脆
朝目標 成長之旅

星池

歷史空間

中國式感恩節

戴永夏

在生產力低下、科技不發達的古代，我們的祖先主要以農耕為生，靠天吃飯。他們認為上天和神靈主宰一切，因而對賜福給他們的天地神靈及有功於他們的人或物，都深懷感恩之心。這種感恩情結，貫穿在生活的各個方面，也反映在節日民俗中。農曆的傳統佳節六月六，就是一個感恩的節日。

六月六又名「神誕節」，民間認為許多對民有功的神靈，都在這一天誕生。所以每到此日，各地的都要祭祀他們，感謝他們，祈求他們繼續保佑賜福。

早在晉代以前，民間就傳說六月六為大禹的生日。晉皇甫謐在《帝王本紀》中說：「鯀納有莘氏，臆胸拆而生禹於石紐。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，是日熏修裸饗，歲以為常。」這則史料告訴我們，晉代人每到六月六這天，都備辦牲醴，隆重祭奠治水有功、為民造福的大禹。此俗直到宋代還在一些地方盛行。如大詩人蘇東坡在《過涿州塗山》一詩的自註中寫道：「淮南人傳禹以六月六日生日，是日數萬人會於山上。」

宋代六月六又稱「天祝節」。這天，宮廷、民間都有祭天之俗。這一風俗，源自宋真宗和佞臣王欽若導演的一場「鬧劇」：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宋真宗在王欽若的慫恿下，屢次聲稱天降天書給他，其中一封於這年六月六日降在歷代帝王封禪的泰山上。於是欽定六月六為「天祝節」，詔令官民在這一隆慶慶祝，祭祀天神。為謝天恩，他還於這年十月親到泰山封禪，並在泰山腳下

……他還在《六月六日曝書》一詩中寫道：三伏乘朝散簡編，閒庭檢點舊書籤。開廚莫遣神通書，食字休教蠹作仙。史冊自當昭白日，聖賢真不愧青天。風床展閱前題卷，溫故頻驚歲月遷。

詩人看着翻曬的琳琅滿目的圖書，觸景生情，感慨萬端。他驚歎歲月過得太快，勉勵人們珍惜當今，莫負大好時光。

自古以來，動物就是人類的親密朋友。特別是牛、馬、狗、貓等馴養等物，從物質到精神，都給了人類以極過去我國許多地方都有「浴貓犬」的風俗。每到六月六這天，人們便把養的貓狗等動物帶到河灣中去洗澡。為何選擇這一天？一種說法是六月六日為貓狗的生日，洗澡是為它們慶壽。此說雖多破綻，但其真情可嘉。另一種說法是為了「講衛生」，這倒比較符合實際。如清人顧祿在《清嘉錄》中說：「謂六月六日率貓犬浴於河，可避虱蝨。」狗貓身上常生蟻虱，六月六日天氣炎熱，讓它們到河中去洗一洗，既能除去身上的蟻虱，又能降溫避暑，享受清涼。儘管這種做法缺乏常態化，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，但總可象徵性地表達一下對動物朋友的關愛之情。

也有地方六月六這天優待耕牛。如居住在貴州一帶的侗族，把六月六定為祭祀牛魔王的「洗牛節」。傳說天上的牛魔王知道人間生活艱辛，便主動要求下凡為百姓拉犁耕田，埋頭苦幹，使人間五穀豐登，豐衣足食。為了報答牛魔王的功德，過去每到六月六這天，侗族百姓便牽着耕牛下河洗澡，給牠添加好飼料。同時還殺雞宰鴨，祭祀牛神，虔誠地表達感恩之心。



六月六為約定俗成的「曝衣節」 網上圖片

而多數地區，六月六為約定俗成的「曝衣節」。這天，人們用珍惜陽光、晾曬衣物等的實際行動，來感謝太陽的賜予。

農曆六月正是炎熱潮濕的夏季。此時，衣物、書籍等物品容易受潮生蟲，發生霉變。而此時的強烈陽光，是殺滅蟲菌、防潮、防霉的有力武器。於是過去每到六月六這天，家家戶戶都翻箱倒櫃，把所有衣服、被褥、鞋帽等拿到太陽底下曝曬。據說這一天曝曬過的衣物，整個夏天都不會生蟲發霉。

跟百姓曝曬衣物一樣，這天官員要曬官服，士人要曬書籍，僧人要曬經卷，就連皇家也在這一天曬鸞駕、龍袍等。清人袁景瀾在《吳郡歲華紀麗》中，就生動地描述了吳地曝曬衣物這天曬衣物和書籍的情景：六月六日……曝書籍圖畫於庭，以辟蠹去霉蒸，亦或曬其服用物。老儒破書，貧女敝縑，反覆烈日光。豪家富族，曝衣則登樓，綺綺畢陳，雲霞光燦，香飄彩樓，隔院傳風，裊落毳毛，灑空霏雪。曝書則分篋，縹緗並列，古色爛斑，麻紙唐文，蹙池金玉，刻絲宋畫，樓閣仙山。至佛宇禪宮，亦出葉經

古今講台

吳羊璧

在不斷的變動中

最近老在想一些問題。因為自己解答不了，所以覺得有趣。

最近打過風。我就在想：風是從哪裡來的呢？平白無故，怎麼忽然有風吹起來？

有風，是空氣的流動。但空氣為甚麼會流動起來呢？靜止着不好嗎？

總有個原因，使空氣流動起來。

風的起因，空氣的流動，應該還是可以解釋清楚的。但是解答不了許多的是，宇宙間的一切，為甚麼會永遠在變動呢？永遠在變動，這個現象，就有趣。如果沒有變動，永遠靜止，那麼就一切永遠凝定，宇宙永遠靜止，這個宇宙也就不會那麼多姿彩了。只是一片永遠的靜止，那不是一切都歸於無嗎？然而並不如如此，宇宙永遠存在，宇宙永遠在變動。變動才是永恒，才是正道。

我們生活在地球上，我們所知道的變動，還只是地球上所見的變動。地球只是太陽系

中一個小小的區域。我們所知道的還很少呢。

整個大宇宙，是更說不完的變化。宇宙永遠在變化，我們只是這個宏觀中的小小微粒。這個宇宙到底有多大，有多少變化呢？這樣想下去，真是太過玄虛了。

地球繞着太陽在運行。我們只是太陽系中一個小小的部分。宇宙間有多少個太陽系？太陽系外面又是怎樣的宇宙？

不去想得太遠了，還是回到我們這個地球上來吧。我們這個地球就夠多姿多采的。

還是說風吧。近來為甚麼多風呢？

多風，還是季節運行顯示的現象。一年四季，也是季節運行的顯示。但，為甚麼一年就會有四季的變化呢？不變化不行的，不變化，一切靜止，太沒趣了。

我們住的地方，對面有山坡，有綠樹。香港多山，多山坡，這樣的環境隨處可見。感謝我們對面山坡的樹木，因為有樹木的變化，使我們覺得這個環境有趣得多了。前些時候樹木還沒有長得這樣茂盛，這兩個月綠

葉繁密得多了，這就增加了這個小環境的生氣。一切在永遠變動，才永遠有生氣。

說起來，變動，是人類生命。

在上古的時候，宇宙萬物是甚麼樣子的呢？這個問題現在也許永遠說不清楚，但清楚的是一定在變動，在不斷地變動。如果沒有變動，一切就永遠是上古那個樣子了。

就說我們對面的山坡，上古時是這個樣子嗎？肯定不是。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切在變動，這才會一步一步發展到現今這個樣子。上古時候，這個山坡是甚麼樣子？也許那時還沒有這個山坡，沒有樹木，沒有動物，沒有人類。但是在不斷的變動進展中，這一切都有了，都出來了。在不斷的變化中，出現了我們人類的祖先，他們最初也可能與其他動物一樣，說話也不清楚，或許最初只是唧唧呀呀的幾句。那時他們的腦子還沒有發達，可能只有幾句，表達當時他們想做甚麼，這就了不起了。有了一個開始，以後的變化就越來越多，腦子也發達更發達。這樣，終於出現了能思想、能說話的人類，我們的始祖。

變動，不斷的變動，使我們有了這個奇妙的世界。

豆棚閒話

丁純

缸

居家過日子，家家都有幾口缸。盛水、腌菜、儲糧，分工不同，缸的使命也不大同。

最早，農戶一律稱其為水缸，歪歪斜斜的一挑子水，倒進缸裡，蓋上。洗菜、淘米、飲牛，功能齊全了，一家老小水補充全靠著這樣一口敦實的陶土缸。司馬光砸缸是故事的演繹，小朋友腦瓜子好用，沒找到合適的案例，一看就是亂編的，瞎起勁。想想看，砸一口缸，就是砸掉農家半年的口糧，何時再添置口新的，大小孩的，喝西北風去。

以缸儲糧，缸有點專業不對口了，類似中文系的畢業生遠赴西部山區做志願者，山溝溝裡師資匱乏，連物理、化學一並教了，問或也教音樂，盡數這兩年流行的《北京歡迎你》、《傳奇》等好聽的歌曲。或說專業不對口，專業對口，那是城裡人的說法。眼下，沒幾個學行政管理做領導的。缸裡盛了白麵，防蟲、防霉、防潮，極大可能地發揮了缸的長處。也許是歪打正着吧，生活總有這樣不經意的時候。譬如，開卡車的女孩，突然一天成了名刊的編輯；在日本文學的哥們兒，歸國後成了文學家，並且名留青史，養活很多研究他的。

以我的眼光，腌上一缸滿滿的酸菜缸，最有成就感。蘿蔔、尖椒、韭菜、高梗子菜，被媽媽洗淨了，用鹽搓實成了，揀出來曬乾，投到缸裡，一鍋沸水冷卻，倒入

亦可聞

青絲

古代的特供

特供是專為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群提供的高品質生活用品，諸如飲食、服飾、器皿、日用品，是腐敗弊政的產物。如果追溯其歷史，可以上溯至上古時代。民間傳說，夏朝的時候，有一貧苦樵夫伐樹時發現了一大塊白脂，不敢私用，遂敬獻給大禹製成蠟燭。此說如果可信的話，也就是特供的發軔之始——封建社會，不同品秩之人的飲食用度，都有着嚴格的區分和等級規定，居下位者，即使得到了不屬於自己使用範圍內的東西，也必須呈獻給上位者，否則就是僭越。特供就是這種階級尊卑分明的社會形態的直觀呈現。

《詩》云：「昔有成湯，自彼氐羌，莫敢不來享。」商代之初，各路諸侯及部落首領，朝見天子時就要拿着最好的物品進貢。貢品包括精美織繡、寶珠珠玉、以及各地特有的物產，專供天子享用。這種做法到了漢代，更是發展成爲了一種禮制。《漢書》曰：「分九州，列五服，物土貢，制內外。」把諸州進納土產特供，作爲一項維護皇權尊嚴的政治任務。漢代枚乘在《七發》中借楚國太子有病說事，表達對貴族奢侈享樂的不滿，提到的「熊蹯之臠，芍菊之醬，薄蕲之炙，鮮鯉之鱠，秋黃之蘇，白露之茹，蘭英之酒，山梁之餐，黎豹之胎」，這些天下至美的食品，也就是各地進呈的特供。司馬相如的《上林賦》曰：「使諸侯納貢者，非為財幣，所以述職也。」漢時的皇帝，收納特供的目的，並不是看重其價值，而是視爲諸侯臣僚盡忠盡體的體現。用當今流行的話來說：「哥吃的不是特供，而是皇權尊嚴。」

封建時代的特供，除了有產品質地上乘、珍異難求之類的因素，就連瓜果蔬菜長得特別巨大，也不是命小福薄的普通人能夠享用的，必須敬獻給皇帝。《太平廣記》載，唐高宗時，益州長史李崇真的官署裡結了一個很大的橘子，想要上表獻給皇帝，後來發現有異，剖開一看，竟然有一條赤練蛇盤踞其中。唐德宗時，劍南西川節度使章舉見到一隻巨大的

柑子，想進呈皇帝，時有醫生在座，勸他不要魯莽從事。韋舉讓入剖開看，柑子裡面竟然有一條兩頭蛇。故事的真實性姑且不論，從中即可看出，古時特供所涉及的範圍之廣。

明代的特供最爲奢靡，就連皇帝用的手紙，都是以四川的野薑蕪織就，特供進呈上來的，用一次就丟棄。後來有皇帝覺得這樣太浪費，一度下令停止絲綢手紙的特供，但他聽聞這樣又會斷掉川中一部分織戶的生計，有了拉動地方經濟的借口，他也就繼續心安理得地使用下去。明人謝肇淛的《五雜俎》載，明神宗時，宮廷以享受反季節的蔬果、鮮花爲時尚，專門有人冬天在地窖裡燒火，營造暖室環境，種植黃芽菜、韭黃、西瓜、牡丹花，作爲特供進呈大內。因花費巨大，神宗末期，內府告罄，不得不挪用濟邊銀來填補虧空。

清代的特供也是不遑多讓。王士禛的《居易錄》云：「代陽汪少偉，赴一中官請，設飯止半盂，而香滑迥異常米。問所從出，雲是四川以歲例入貢者，其米生於鷓鴣尾，尾止二粒，取出放去，來年則更取之。」說是有人獲一太監宴請，席間每人只上了半碗飯，極爲香滑可口。客人問來的產地，太監說是宮中的特供，產自於四川的一種鷓鴣尾米，每隻鷓鴣只長兩粒，每年取米之後就把鷓鴣放生，來年則可又取，極爲罕見珍異。如果說，這種特供鷓鴣米的真實性還值得懷疑的話，清人孫靜庵的《樓閣野乘》記載的另一種特供，就有着很高的可信度了。

咸豐年間，名臣丁寶楨在翰林院任職，某日咸豐要在圓明園召見他。丁寶楨到得早，內侍把他帶到一間小屋中坐，丁寶楨見桌上有一碟葡萄，顏色紫翠，仿若新摘，而時值五月，還沒到葡萄成熟結果的時節。丁寶楨覺得奇怪，就隨手摘了一顆吃。片刻之後，他就發現是誤食了特供皇帝淫樂的春藥，爲了掩飾醜態，丁寶楨只得用手按腹，倒地謊稱急痧發作。內侍拿藥來給他吃，也是無法緩解，最後只得引急病入奏，讓丁寶楨從另外一個小門出園回家。

特供是封建時代的統治者耽於享樂、將人劃分爲三等九格的產物，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負擔。因爲特供的存在，依托的是制度腐敗，是以損害大部分人的利益爲代價的，造就的不平等，致使社會矛盾加劇，危害巨大。



四川籍朋友家，看到一隻做泡菜用的玻璃缸，豐腴肥碩，貴妃醉酒般地擺在案頭，讓我的目光迷離，透明的玻璃看得出，泡菜的衰變，有點讓我局促，裡面花椒起起伏伏，有些自力更生的意味。可是我還是覺得晦暗的陶土缸好，置在門後，小心掀開，小缸上蓋。每每跟着媽媽身後，甫一伸手，觸電般被打了一下，酸菜怕生手，生水，一經沾染，全缸爛掉，那也是一晚上不睡。